



神鹿树

□西勇

小短说篇

安琪儿3岁的时候,她家夏营地的毡房周围,还有五六家毡房。如今她5岁了,她家周围就剩大姨家了,两家的毡房遥遥相望。

安琪儿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安琪儿的小脑袋瓜里经常会冒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她本来是站在树上的。那是一棵孤零零的,像极了一头奔鹿的杨树。也不知是树长在毡房边,还是毡房长在树下。反正安琪儿出生时,她家毡房前就有这棵树了,越长越像一头奔鹿。四条碗底粗的根深扎入土,仿佛鹿的四蹄踏地,托举着一根更粗大的主干,像鹿的脊背光滑而健硕,迎着不远处爬满花草的山,这条主根突然昂然向上,长成了鹿头和鹿角,顶着茂密的枝叶,随风一阵阵地抖动……这就是当地人说的神鹿树。

安琪儿此时正站在“鹿”背上,向不远的山上张望。满头满脸的泥土和草屑,却遮不住她双眸的清澈和明亮。太阳已经落到山那头了,白云一样飘在山腰的羊群正向山脚下飘来,阿爸就要随着白云飘回家了,安琪儿开心地笑了。这一笑,嘴一咧,露出的虎牙上,依稀粘着泥土。刚刚她和金毛狗笨笨摔跤,啃了个满嘴泥。想到那个可气的家伙,她回头向自家毡房望过去,只见它懒洋洋地趴在大敞的毡房门口,正傲慢地瞪着她呢。安琪儿不由哼一声,嘴一撇,有些愤愤地扭过头,向山上又望了望,她又开心地笑了。

“额吉,额吉,阿爸快回来啦,已经到山脚啦,我都看到阿爸骑着他的黄斑马啦……” “额吉,额吉,你说阿爸今天给咱俩带回来啥?山杏山梨,野菜野蘑菇,还是漂亮的小鸟小虫子……”

一阵风吹来,“鹿”欢快地摇头,枝叶拂过安琪儿的脸,酥酥痒痒的,她欢笑着,躲了又躲,又向山上望去,那一大片白云似乎飘得更快了。“大姨,大姨,阿爸和大姨夫快回来啦,已经到山脚啦,我都看到大姨夫手里的马鞭啦……” “知道啦,知道啦,我的安琪儿宝贝儿……” 那边的毡房钻出个女人,扎着粗布围裙,挥着手里的奶勺,拖着长音应道,随后又喊道:“安琪儿,我的宝贝儿,晚上和你阿爸来大姨这儿吃吧,大姨炖肉啦!”

“大姨,大姨,不啦,不啦,我和阿爸还要陪额吉呢……” “好吧,好吧,我的安琪儿宝贝儿,等你阿爸回来,大姨给你端过去吃!”女人叹口气,飞快地抹了把眼角,又叹口气,转身钻进了毡房。

“大姨,大姨,不用啦,我自己去端吧……” 安琪儿目送大姨的背影被毡房吞没,就像一口大锅把羊肉吞没,扑鼻的肉香飘来,她耸着鼻子嗅嗅,看看大姨家毡房飘起的炊烟,摇摇摆摆升腾到半空,又看看自家还没有生起烟火的毡房,随后再向四周望了望,突然就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眉头不由蹙起来,歪着头,咬着手指头,呆呆想了好一会儿。

“额吉,额吉,巴拉丹爷爷好久不来啦,好久不拉马头琴给我听啦,其木格婶婶也好久不来啦,好久不教我画画啦,布日古德舅舅咋也不来了呢?他可是答应我,教我摔跤呢……”

“额吉,额吉,上学好玩吗?阿爸说,等我再长高点儿,也要送我去上学呢。可我一点儿也不想去,就想天天陪着额吉玩。朝鲁哥哥上学去了,就没人天天陪我玩啦。大姨她想朝鲁哥哥,总躲在毡房后边哭,我都看见啦。我要是去上学了,额吉你也会想我吧,也会躲在毡房后边哭吧……”

“额吉,额吉,你就不愿意说话。我天天白天和你说话,你也不说话。阿爸天天晚上和你说话,你还不说话。你啥时候才会和我俩说话呢……” 安琪儿像大姨一样叹口气,从“鹿”背上滑下来,有些忧伤地揉揉眼睛,倚在“鹿”背上,撑着下巴,亮晶晶的双眼望向远方。

夕阳的余晖从她身后的山上铺过来,铺在这片草地上,铺在她小小的背影上,铺在她倚着的那棵树上,铺在两家毡房袅袅的炊烟上,铺在远处那座高耸的大烟囱和滚滚升腾的白烟上。那是离夏营地最近的一座大烟囱。她听阿爸说过,那是煤矿的大烟囱,可她并不知道煤矿是做啥的。

“额吉,额吉,你看那大烟囱,那要多少人一起吃晚饭,才会生这么大的烟儿啊……”

“额吉,额吉,你看它,白天黑夜不停冒烟儿,为啥不像咱家的毡房,做饭的时候才冒烟儿呢……”

阿木尔仿佛盯着一头闯进羊群的狼。一辆越野车停在阿木尔家羊圈边儿,车下的男人举着摄像机,无视身后涌来的羊群,还有虎视眈眈的两条牧羊犬,一门心思把手中的镜头对准毡房,更准确地说,是对准他的女儿安琪儿。

没经过主人同意,接近人家的毡房,这是无礼;没经过家长同意,偷拍人家的女儿,这是冒犯。他又看了一眼夕阳余晖下女儿小小的背影,心头一阵悸动,左眼皮开始一阵阵跳动,左边脸跟着阵阵抽搐。

羊群在头羊的带领下,流水一般从他马前流过。头羊几次回头,摇晃着犄角,朝他咩咩叫。那是在提醒主人,别忘了挂在它犄角上的东西。它的两只犄角上分别挂着一大一小两顶插满鲜花草帽儿,那是他今天送给女儿和妻子的礼物。

阿木尔对头羊的叫唤充耳未闻,也忘了自己应该第一时间送出的礼物,他端坐在马背上,绷紧双腿,眯起双眼,紧紧盯着那个男人,右手握住腰间的布卷,越握越紧。

“阿木尔,阿木尔,你回来啦……”

女人从那边的毡房钻出来,挥着奶勺喊道。也许她手中的奶勺就是传说中的神笔吧,点活了这幅沉静而凝重的画面,画中的一切突然动起来。安琪儿一下跳起来,惊喜地扭过头,她眼中的世界也随之跳起来,满是欢快的味道。“阿爸,阿爸,你可回来啦……”她挥舞着双手,像一头欢蹦乱跳的小鹿,跑向自己的阿爸。那个男人从草地上爬起来,手中的镜头沮丧地垂下,茫然又怅然地左顾右盼。阿木尔却已经无视他的存在,此时此刻,他满心满眼只有自己的女儿,手中布卷早就松开,翻身下马,乐呵呵地敞开双臂,迎向自己的女儿,就像草原敞开胸怀,迎接春天的第一缕风。

“阿爸,阿爸,大姨又炖肉啦……”

“阿爸,阿爸,额吉今天又没和我说话……”

“好啦,好啦,我的安琪儿宝贝儿……”

阿木尔一把抱起自己的女儿,就像抱着一轮初升的太阳,散发着温暖的光芒。当这样的光芒照到羊圈门口,那只羊眼中也满是温暖,两条前腿一曲,跪在了草地上。阿木尔放下女儿,从头羊犄角上摘下小的草帽儿,戴在女儿头上,又摘下大的草帽儿,递到女儿手里说:“安琪儿,我的宝贝儿,快去给你额吉戴上。”

“额吉,额吉,快看呀,阿爸给我俩带啥啦……”

安琪儿雀跃欢呼着跑开了。

“朋友,能让我过去说话吗?”见阿木尔看过来,而且目光不善,那个男人忙站起来,挥着手喊道,马上又引起一阵狗吠。他刚才就几次想过来,都被狗吠拦住了。

“脚长在自己腿上,想过来,自己走过来吧。”阿木尔的脸色稍有缓和,嚼住自家的三条狗。

“扎,我的朋友,一切都好,一切安康吧。我叫乌力罕,在矿区工作,一名摄影爱好者,很高兴认识你。”男人走过来,热情地伸出手。

“牧人家的毡房永远为朋友敞开,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朋友!”阿木尔没有伸出手。

“我的朋友,我无心冒犯。只是今天,我实在太激动了,简直心潮澎湃,以至于,忘了草原上的规矩。对于我的无礼,待会儿我会郑重赔礼……”

“阿爸,阿爸,大姨送来炖肉啦,还有奶茶呢……”

“好啦,好啦,我的安琪儿宝贝儿,阿爸一会儿就过去……”

“阿爸,阿爸,笨笨馋啦,想抢我的肉吃……”

“好啦,好啦,我的安琪儿宝贝儿,阿爸待会儿教训它……”

“真是可爱的孩子。人如其名,你的女儿就是天使,上天送到草原的天使。你看,这就是我拍到的,你的女儿。请原谅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拍了下来。那一刻的画面实在太完美了,我控制不住内心的召唤。你看,她的背影多美,在夕阳的余晖下,就像一幅油画。还有那棵树,两座毡房,一缕炊烟,最关键的是,你看那座大烟囱,还有滚滚升腾的白烟,在小女孩的视野里,形成强烈的对比,充满视觉的冲击。这是一张让人深思的作品……”

“阿爸,阿爸,让叔叔也在咱家吃饭吧……”

“好啦,好啦,我的安琪儿宝贝儿,那就多摆一副碗筷吧……”

“谢谢你,我的朋友,你这是原谅我了。可我还有个请求,希望你答应我。我想继续拍安琪儿,拍她的成长,一直拍下去。她的天真烂漫,她的活泼可爱,她的简单快乐,她在大自然中成长起来的野性,都深深吸引我,让我感动。其实今天,我很早就来了,怕惊扰到她,远远看她用土给那条金毛犬洗澡,和她摔跤;看她趴在草地上,像是在与大地对话;看她挂在那棵树上,就像刚才挂到你的脖子上……”

“这,我得想想,这,我得想想……”阿木尔皱紧了眉头,眯起了双眼。

“阿爸,阿爸,我肚子咕咕叫啦,额吉肚子也咕咕叫啦……”

“好啦,好啦,我的安琪儿宝贝儿……”

听到女儿的呼唤,阿木尔的眉眼马上舒展开来,硬邦邦的脸上又有了笑容,仿佛冰冻的河面乍然迸裂,每道裂纹都涌动着春潮……

喝下几口酒,阿木尔的话多了。他的目光有些缥缈,有些迷离,还有些忧伤。月亮爬上树梢,沐浴在月光下的那棵树,依然保持着奔跑的姿态,犹如鹿角的枝叶上,挂着一顶插满鲜花的草帽儿。

安琪儿也头戴一顶草帽儿,像树懒一样挂在“鹿”背上,时而翻上来,骑在“鹿”背上,或是趴在上面,时不时还把小脸贴上去,嘴里叨咕着什么。

“我就在这夏营地,认识了安琪儿的额吉。她的名字叫艾吉玛,那年的6月,我赶着羊群,转场来到夏营地,远远听到欢笑声,银铃一样好听。顺着笑声,我看到那么漂亮的她,跑得就像一头欢快的鹿。她喜欢奔跑,总是跑来跑去,也不知道她为啥那么喜欢奔跑。直到现在,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奔跑的她,在花草中奔跑,在山上奔跑,在水边奔跑,迎着朝霞奔跑,伴着晚霞奔跑,追着初升的太阳奔跑,沐浴着月光奔跑,高兴了奔跑,生气了也奔跑。后来我总想,也许她前世就是一头喜欢奔跑的鹿吧……没有那么多故事,简简单单的,我俩就相识了,相爱了,来年就结婚了,再来年就有安琪儿了……”

“安琪儿两周岁的时候,我的艾吉玛病了。刚开始就是头疼,后来浑身都疼,疼起来满地打滚儿了。再后来,身子不能动了,话也不能说了,连打滚儿的劲儿都没了……”

阿木尔避开女儿的视线,抹了一把眼泪,又抹了一把鼻涕,接着说:“我没了我的艾吉玛,我的安琪儿没了额吉……”

“后来,安琪儿一哭闹,我就说,你额吉就是神鹿,这片草原的守护神,她要守护好多好多生灵,她有好多好多事儿要做,不能天天陪着,可她惦记你,还是想陪着你,就化作了这棵树。”

“阿爸,阿爸,额吉要是说话啦,是不是就要回来啦……”

“我的艾吉玛睡了,我的安琪儿宝贝儿也睡了,她这是在说梦话呢。”阿木尔的嘴角荡起一抹笑意,轻手轻脚向那边走去……

□郭海燕

每一个来过呼伦贝尔的人,都会兴奋地说终于见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其实,真正读懂呼伦贝尔草原,不仅要要看无边绿野,还要看白云浩荡,方能深刻感受到古人所述“天苍苍,野茫茫”的美好境界。

水的源头,花的世界,草的海洋,云的故乡。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不仅滋润了花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也孕育了滚滚流动,层层叠叠的无边云团。呼伦贝尔的云生性灵动,变化多端,造型丰富,远近不一,绿色原野也随着云朵的变化,遥遥呼应出千般丰姿、万种美景。云朵犹如孩童的脸,一会儿明,一会儿暗,那深浅不一的阴影投在绿海之上,红的、黄的、绿的、白的,草原上的一切生灵共同变成了巨大的调色板,顿觉云朵如此多情浪漫,天地如此高远优雅。所以,行走在草原的绿海之中,云朵也是主角。

呼伦贝尔的云是率真多情的。不由自主地躺在洒满野花的绿海上,静静地享受着身下四周如锦绣般醉人的质感,张开眼睛,完全全地张开,铺满天空层层叠叠的云朵让你顿时感受到奔涌而来的天真活泼。一缕清风用弥漫着的草香痒痒地撩拨一下几处静止的云,那些云朵是那样的柔软,软得如丝绸一般,风儿便只得温柔地引着它们前行。于是,云挨着云,云挤着云,一点一点尽情舒展着。仰头再看,却见云朵早已柔柔地望向你,一点点靠近你,尤其是雨后,彩虹也如影随形,有时居然会落到远处的草地上,云朵仿佛要顺着滑梯而下,可以近身拥抱游人一般。抬头仰望,茫茫绿野与辽阔碧蓝的天空,游荡飘逸的云朵自然地融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让人目不暇接的美景一次次刷新着我对美的定义。

呼伦贝尔的云是肆意变幻的。朝天上望去,大大小小的云朵时而懒洋洋地挂在空中,时而随着风的牵引,在澄蓝的幕布上慢悠悠地画出各种图案,如梦如幻。一阵大风赌气似的吹过,便推搡着绿荫向天边卷过,接草连天的云层层堆叠,卷积、翻滚起来,宛如深山藏着大海,波涛追赶着波涛,起伏跌宕,无止无休涌向远方。骏马、羊群、飞龙、天兵天将……这些神秘的身影,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一会儿聚合,一会儿又突然消失,若一根无形的琴弦缠绕,织缝于空中云锦,幻化着无限画卷,不禁惊讶于自己的想象可以如此的丰富,更惊喜于云彩变幻的韵致可以如此壮阔。

呼伦贝尔的云是生生不息的。日暮时分,落日仿佛是一把火,点燃了天空,也点燃了每一朵云。云朵渐渐呈现出一抹一

□杨挺

每一次岁月交替,都让我心有所有动、心有未尽。抬眼望去,日月有常不紧不慢地走;俯首两岸,时光之河不舍昼夜地流。

山间的风,盘旋着从石门河谷吹来;土色的水,带着野性从脚下流走。我要穿越时光之河,一簇一簇地出现在我的微信群里,感觉时间真就是一条河流,我们可以在某种力量之下汹涌回来,时间显示出45年的跨度,而我们却没有丝毫的惊讶。

在这篇文章时断时续延伸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夏天,虽然时间没有太大的延展,但是空间的转换使人生出微妙的差异感。这个初夏的热度让人惊讶,走在日益扩张的街面,竟生出昔日在毛乌素沙地燥热的感觉,于是,45年前的感受恍然如梦被拽了回来。

我20岁时生活在毛乌素沙地,就像沙地里生长的无名野草一样,长年的干旱和无望的努力,让人心生沮丧。那个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像一场甘霖唤醒了心中的梦想的草芽。一场雨后,草原变得有了一些绿色,我的心中也生长出了希望。

在后来的日子里,改革开放一次次频

绿海牧云

抹的红色,像少女害羞的脸一般绯红,一片氤氲中,云层的红色堆积得越来越浓,越来越烈,直至把半个天空染红照亮。一团团的红云,热烈地燃烧着,渐渐成为一盏盏灯。暮色下的我,也被拉出长长的影子,影子里还映着那晕染的红,彰显那燃烧生命的力量。我在想,几百年前的这片天空下,一定有人来草原看过斜阳,听过马头琴的乐声,想着那侠客仗剑飞驰而过,哒哒的马蹄声渐远,身后是一片绚丽红云。

此刻,这些美景是属于我的。于是,缓缓伸出手,遥遥地轻握,风啊,从我的指缝间继续而过,静默地梳理着红云投射的脉理。置身草原,夕阳、古道,有云飘过。

在呼伦贝尔,除了草木、游云,也生长着英雄的故事和远古的传说,传唱百年的史诗《江格尔》波澜壮阔,长调悲歌沧桑雄浑浑浑流流……这些根深蒂固的蕤蕤生长,并未在烟云流行中淡去,而是被草原上的人们动情讲述,代代相传。

没有浮华与装饰,没有奔忙与气喘,草叶每天按时睡醒舒展,白云每天按时升起自由游动,像是奶香在氤氲飘舞。天上的云彩随性流淌,地上的牧民淡定从容,他们的言语、行动,甚至连眼神也没有闪烁拐弯。支起几个蒙古包,如同几朵兀自开放的大白花,一片草,一群羊,还有一条狗在撒欢,此外,再无其他。住久了,清心有缘的人们会不自觉地进入微微的禅定状态。于是,从人到草,从风到云,都是如此。

曾经困惑于为什么那些远离草原故乡的人,最终有一天会跋山涉水重新回到这个看似寂寥空旷的绿野。无论外面的世界是怎样如万花筒般色彩斑斓,他们仍然会以一颗虔诚的心,回到这片天地。原来只有在这里,在这广袤的绿海,在这肆意流淌白云的天空下,才能真正抚平狂躁,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风且吟听



碧草连天 韩冷 摄

时光之河

繁出现在人们的话题中。当那个春天过后,当45年前的那场雨化作冬雪春风之后,我们拥挤在一起共同走进考场,然后又走进大学的课堂。

对于历史来说,45年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但是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人生的绝大部分内容。我们那一批人曾是各行各业的骨干,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将在不久交给我们的一代。历史就是这样把我们锤炼成今天这个样子,可我们还是非常感谢决定了我们一生发展变化的伟大改革,这个改革不仅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更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45年后回顾中国与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实践验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功德和深远意义。

时光之河,唯一一恣,就是“动”。一座城市,就在历史的风云流转中生根发芽;一座城市,就在时光之河上蔓延开花;一座城市,就在长河落日中变化着四季;一座城市,就在历史风烟隐去之后,用改革和发展走向新的时代。

我看到、感受到、触摸到、体味到一座城市的改革发展变化。当我第一次踏上包头的钢铁大街时,我见到最多的是穿着工装、骑着各色自行车涌向包钢厂区的工人,情景令人震撼……

但是,在时光之河的波涛中,所有的存在都是大浪淘沙的结果。

进入新时代,改革与发展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飞翔两翼。面对如此的家园城市,面对时光之河,我们已经察觉到时间的流速越来越快,其实,天地有常,四时有序,时间没有变化,是时代发展速度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突飞猛进。

当我返回包头的时候,清晨的阳光洒满青葱敕勒川,我看到土地上的人们,看到九峰山上的云影,看到了树枝在风中摇曳,看到了厮守相依的坟冢,看到了骑摩托车穿越田埂的汉子,看到了瓜地里妇女劳作的背影。悠长的歌声在我耳边回荡,我感觉到阳光的抚摸,我的泪水流了下来……

我知道,我又一次度过时光之河……

夕朝月花



山岭秋色

李昊天 摄

秋草在述说

(组诗)

□陈小秋

秋草

树晕,果醉,山黄了
秋天一夜间
拉上了殷实的幔帐
这个季节的理发师啊
只要随便呼一口气
就能吹瘦无数个头型
让琼艳,一下子陷入沉思

枯黄的草,丢了孩子的玉米秸秆
它们与冷风述说着什么
秋雨绵绵,不知疲倦的冰水
不紧不慢的凉雨
在雨伞上游走,一滴滴敲打孤寂
秋,不是雍容华贵的走秀
承接季节轮回,吟诵落霞孤鹜
总把怀旧爱进双眉
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眯着眼睛,审视着
渐渐跑远的世界

秋色

落叶自废轻功
送给风一地碎金
乡路弯向左,又拐向右
马车慢悠悠地走
车上堆满了农人的喜悦

两行大雁扑扇乡愁
直到隐进高天的纯蓝
北方四季,循规蹈矩
接住落日也直了炊烟
黄澄澄的秋,肥硕到眉梢
调转月亮,照一照乡村
少女的山歌,嬉戏在山两侧
牛羊抬头,总是寻不到方向

天高云淡,秋天离远方最近
晚霞血红的时候
诗人们最爱言层林尽染
由此一首秋色赋
完美收工

秋风抚摸湖水

就眠于苍山的父亲
山后是一片庞大水系
静观时光策划四鸟鸣唱
指挥每一只水鸟的鸣唱

唱吧,唱吧——察尔森水库
蓄满了成熟底气
现在,夏日赋予你落落大方
端高一大大盆深情,为这自然仪式
为浓妆艳抹的深秋
倒影在你的梳妆镜里

秋风抚摸湖水,湖水灌醉秋风
水库送走星月,擦拭着明亮
也把父亲对人世间的
留恋与牵念,送给遥远

一只青蛙的叫声

在实泉县金柱农场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竟然听到了青蛙的叫声
对!只听见稻田那么一声
这可不得了
这是我多年的祈盼
堪称,重温了经典

这声音未必多么动听
却一直在我记忆中回放
自然、青湿、水流、玩耍的画面

现在我要返身回去寻找
想看看青蛙的盘腿大坐
想看它“啪”地跳水的弧线
——但我一无所获

我怀疑自己听力是否出错
那叫声到底是源于
真实的青蛙还是幻觉
乃至只是,生了锈的风声

故乡

老歌如灯影忽明忽暗
在水杯中越洗越亮
品饮李白的静夜思,夜被眼脸
渐渐,缝入体内

守望我的科尔沁
故乡肆意,在月光下上演
人间的清辉,流出了一地锦鲤
月被打捞又被吞下
孤寂的心落地起舞
遥寄给你,我的亲友故人
与你一同分享

平坦又平淡的故乡,秋水情长
积蓄我满溢的思念
慢慢融化在这清涼的夜晚

星诗空